

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美志不存夫孰爲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卽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遽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至

女集四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嘗言此以爲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爲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卽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

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无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至

女集四

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爲有爲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爲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未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河江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

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釁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爲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鳧鷖之君則不足以爲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三

女集四

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強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爲表而常處於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

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無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爲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特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以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齋

女集四

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特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於再又孔子以爲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爲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移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

身屬其蹕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千寡人者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道

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五

女集四

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拔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

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
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
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
方臯豈不能知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為其所用者牡所
守者雌也驪而以為黃為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
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
言以為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
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
方臯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
以知九方臯夫沙邱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出世
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齟齬與駑駘並馳於轅下
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
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
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
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
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
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
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剪剪

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爲其軋已也官大者主惡之爲其逼已也祿厚者怨逮之爲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博則人不厭其多此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至

女集四

其爲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邱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眾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累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因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哀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真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爲而爲要二人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四

之爲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已也此二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爲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爲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瑤中反兩檣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觀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歟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人嘗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忍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爲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啟俠者之怒邪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堯

友集四
八二二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靈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邱也爰旌目曰譚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視則就而哺及其既餽之而能視則因心妄

見謂盜之食爲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己也少而害己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豈以此歟

桂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桂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桂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桂厲叔可謂黜以忘其身者也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卒

女集四

解曰桂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爲我貴而愛之以蘄不死由是慮物之爲己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有知知見內惑怨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爰旌曰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爲之乎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河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